

初四文作

月

樓六 義

古

文金 要

緒

論針原訣



作 義 要 訣

倪士毅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作義要訣及其他三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自序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省題詩入韻及律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爲相。熙甯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專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爲標準。至朱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接題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反接亦有正說而不。反說者有小講。小講後有引入題語有小講上段。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原題有起語應語結語然後有有大講。有大講有上段有下段有過有餘意後講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愚往年見宏齋曹氏、宋季書義說。嘗取其可用於今日者摘錄之。茲又見南憲謝氏、臨川張氏及諸家之說。遂重加編輯。條具於左。以便初學云。

作義要訣

元 倪士毅撰

宏齋曹氏涇曰。作文各自有體。或簡或詳。或雄健。或穩妥。不可以一律論。蓋文氣隨人資稟。清濁厚薄。所賦不同。則文辭隨之。然未有無法度而可以言文者。法度者何。有開必有合。有喚必有應。首尾當照應。抑揚當相發。血脈宜串。精神宜壯。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則是一篇之中。逐段。逐節。逐句。逐字。皆不可以不密也。

又曰。文字大槩以純者爲合格。健者爲有氣。合格者中程度。有氣者起人眼目。然今人作文。於二者皆易有病。蓋似純者無氣。饒則率略委靡。又不足以起人眼目。似健者多草野。則夾雜怪僻。又不可以合有司程度。如愚所見。當於規矩之中。用老蒼之體。庶幾合格。則不爲有司所擯。出奇則又非低手可及。必識此意。乃可進步。

又論立說大要曰。主張題目。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然後一見題目。胸中便有稱量。然又須多看他人立意。及自知歷練。則胸中自然開廣。又不要雷同。須將文公四書仔細玩味。及伊洛議論。大槩皆要得知。則不但區處性理題目有斷制。凡是題目皆識輕重。皆區處得理到。若所謂經旨者。亦試言其槩。唐虞題目。須要識得他氣象渾厚處。湯武征伐。須

要見他不得已處。商盤周誥。須要見忠厚處。如大禹治水之行所無事。太甲之悔過。伊尹一德之告歸。盤庚遷毫之爲民。高宗之有志中興。洛誥之倚重周公。及周公切切告歸之意。君奭之挽留。與夫無逸之本旨。及化商一切事體。皆大勢所重也。則就這上立意得切者最好。自此以外。亦難盡言。或題目散頭緒多。我須與他提一箇大頭腦。如王會龍省。試義提道字串是也。其題目云。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王會龍義起。語云。人君爲一。尤欲取天下之善而無遺。蓋道無終窮。不在吾身。則在古人。不在古人。則在天下。君不自聖而益求乎古。臣不恃君之聖而益求乎賢。此所以能致其君之備道也。或捉題字做綱目。亦如王會龍之提道字是也。或用經句最切者。如周明之百志。惟熙題以勿忘勿助爲主是也。明之義。愚未之見。如林逋龍大學發解義。以有德必有言爲主。亦是也。其題目云。德無常師。助爲主是也。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遂龍接題云。有德者必有言。惟德之會於吾君者。既極其精微。則言之散於天下者。皆稱其廣大。有如德之所在。荷擇焉而不精。則言之所發。必語焉而不詳矣。何以爲大公至正之論。而息夫人之異論也哉。此伊尹之告太甲。蓋欲其以德之一爲言之大也。餘皆不可以盡言。但緊要者。一題須要截得住。須提得緊要處重。其細碎處放輕。不妨有道理。合經旨。又不雷同。又教人一見便曉。如此便是主張。大槩以此立意。以此用工。自當有所見也。

或曰。行文關鍵多則響。常讀熟做熟。則行文自熟。凡做商周題。用唐虞事。則精神壯觀。做唐虞題。用商周事。則不甚好。大凡義不必長。亦不必短。在措辭如何耳。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人於怪。晦則讀之使人厭。淺則讀之使人輕。下字惡夫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濫。立意惡夫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學者所當知也。又凡做君題。國家題。反處不可太甚。只須輕輕說過。

存庵胡氏初翁曰。聞之前輩。凡做唐虞題目。不尙反。蓋彼時無此等不好氣象也。

論冒題

或曰。破題爲一篇之綱領。至不可苟。句法以體面爲貴。包括欲其盡。題句多則融化不見其不足。題字少則敷演不見其有餘。命意渾涵而不失於迂。用字親切而不病於俗。斯得之矣。接題所以承接破題之意。一篇主意。要盡見於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工也。

或曰。冒頭如人頭面。著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則嫌有肥氣。不雅觀也。

原題

宏齋曹氏曰。原題之體。其文當圖。其體當似。論前輩考校。多於題下看人筆端。須是見識高。看文字多。方於此有議論。慷慨之體。中間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成段對文。只要參差呼喚。圓轉可觀。大抵是喚起之後。便應一應。結一結。然後正一段。反一段。又總繳結。此爲正體。其反說者不必多。比正段宜減大半。又或有於正段後復作一段。或是引事。或是譬喻。如此議論。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

講題

愚按舊義必有餘意及考經。原曰今日固不拘此。然遇可用處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耳。宏齋論餘意原經二條。摘錄于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若用亦只數句點綴足矣。不可失於太多也。

宏齋曹氏曰。所謂餘意。乃是本題主意外。尙有未盡之意。則於此發之。須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於主意

有情乃可。這箇有數樣。本意所輕者。於此卻微與提起。本題頭緒多者。此處與貫而一之。本意作兩。併不相關者。此處與發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轉來言之。若只此本題意。又來說作一片。全無些幹運。則徒勞耳。

又曰。當初所以有原經者。須是說這箇題目。其來歷次第如何。或是誰人做底事。他這事是如何。或是誰人說底話。他這話是如何。要推尋來因究竟。下稍結煞。方謂之原經也。第一要認他先後次序。倫理分曉。及提得箇血脈端正。然後擺布做來。且如大槩稱頌事實之題。當旁引事實來證主意。分輕重呼喚。方引入本題。更自與他照應議論。然後結之。此格甚平正。初無難也。若是告戒題。須要認他先後次序。如太甲上下中三篇。及一德之書。盤庚上中下三篇。周家大誥東征。召誥營洛。多士遷商民。這箇先後之次。截然最要鋪擺仔細。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不可截斷。如本題係是在前。則起頭宜作議論。一喚喚動。卽就題目說來。便就此解他正意。這回方纔迤邐轉去。尋後面事使去。云不特此爾。後面又作如此說。下稍又是如何。卻於本題後引來擁從而結之。此一體也。如本題係是在後。則當起頭逐一原去。其初是如何。中間又如何。乃引入本題。卻作一小片議論而結之。又一體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或得一句最切。只就此一句發明。全靠善於幹運耳。凡引事實。可真而少。不可多而雜。最要識此意。要知大槩起頭多是引證。中間便當喚出出處。然後便當解意分曉結之。此又大槩原經之法也。

宏齋曹氏曰。結尾亦要識體格。不但用事證題而已。若本題係有大節目事體。則宜就此究竟到實結裏處結之。此爲議論到底。是一格也。本題用經句主張有來歷者。宜於結尾喚起出處。狀得分曉。此有根據。有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說唐虞治體。宜以成王對之。說盤庚遷亳事。宜以周家化商事證之。皇極之說。宜以聖門事證之。二典三謨亦然。湯武征伐。宜相照證。周召告歸。可互參攷。三后化商。皆要相串。最宜識此意。其他方可泛引事證耳。又或本題中實有議論未盡。而道理實有當發揮者。又當作一段議論。不必用事亦可也。引事之體。既引狀本題。後又須更換一換以己意。慷慨議論。斷制主意。教他響朗。然後結之。此可以見人筆力。宜耐心加工也。

總論

以上亦據所見略言之耳。其詳不可盡也。在乎卽類推之。以心體之。自求其意於外。而得胷中之活法。乃有實工夫耳。要是下筆之時。說得首尾照應。串得針線細密。步步思量主意。句句挑得明緊。教他讀去。順溜。又大槩文字全在呼喚。有時數句全在數箇字挑剔得好。須是十倍精神。自此之外。又有一項法度。一篇之中。凡有改段接頭處。當教他轉得全不費力。而又有新體。此雖小節。亦看人手段。如陳慥欽省試會其有極義。自接題。小講。及原題。講段。原經結尾。一切轉頭處。並不用尋常套子。如嘗謂。今夫之類。警義多夫二字作原題起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蓋只教他人不見痕跡。而又自轉換。最妙者。江萬里。易義之體。分明是於此處出奇。亦法之可法者也。然亦不甚緊要。因筆漫及之。



原 文

著 濂 宋

文
原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原

明 金華宋 濂景濂著

余誨人以文。丈夫負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趙友同義烏劉剛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上篇

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尙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燦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理民彝之敍。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詞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皆見之矣。然

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罌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逾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止乎詞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

下篇

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也。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原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榮。躋次勿紊。吾文之焰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不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

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詐者將以賊夫誠。墮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羸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喪其實。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死。心死則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鶯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蠓死生於壘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余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惟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余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固國之通衢。無榛荆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桀確邪蹊耳。胡可行哉。余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聘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佞曲聲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糅龐雜。略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

余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遠而道明耳。吾道旣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余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遺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合遷、孟、韓、歐之文爲一編。命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相與一言之。

四 六 金 針

陳 維 崧 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六金針

清 宜興陳維崧其年譔

四六之興其來尙矣。駢詞儷語六經多有之。至漢乃從典謨誓命而加之潤色。一篇始末皆以對偶成文。諧協其聲。以便宣讀。俾聽者易曉。斯亦古文之一體也。元陳繹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辭。務在詞簡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規。而蘇子瞻之所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喜工綴而新奇。於是以用事親切。屬對巧的爲精妙。變而爲法。凡六曰熟。曰剪。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之新規。而王介甫之所取則也。以云四六金針。不外是矣。今參考其說。開具二法於後。而以目體製式格五者附焉。噫。吾於斯道用力十餘稔。庶有一得。願與二三子共之。尙其勿輕以畀人而可哉。

古

約事

將開說之事。沙汰其枝葉。而約取其本根。則辭旨簡明。讀者不煩而聽者易解也。

分章

將事中節目分開。各爲一段。以陳述之。則事意分明。聽者無雜亂之患。

明意

於各段中發揮其意。使之明白洞達。無少晦澀。則聞者朗然入耳而喻心矣。

屬辭

每一段中。以一隔聯包括其意。前後隨宜以四字六字散聯彌縫其闕。所以然者。事約則明。既以約事分章取之矣。意分則朗。故又以明意屬辭取之也。凡意或有首尾。或有主客。或有對待。混而言之則昏晦。分而言之則明朗。故四六屬辭之法。必分事意爲兩壁。而以對偶明之也。又一意之中。必分主從。從者常多。而意短。主者常少。而意長。若不爲分以明之。則主從混淆。而輕重不分矣。故少其隔聯。以明主意。多其散聯。以明從意。此四六屬辭用四六限段節。拘對偶。分散隔聯之本意也。欲讀者便於聲音。故切平仄。欲聽者不致迷誤。故平易其辭。此又四六屬辭所以定粘律。明句讀。易文辭之本意也。但明此旨。則四六之作。自然合轍矣。

今

截剪事意有深長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於是作者取古人事意與此相似者。點出處數字。而以今事串入。便爾成聯。使人聞之不可盡言之深意朗然可見於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二曰剪。三曰截。

熟

用衆所共知之事。則人人耳熟而曉。

剪

兩句出處。各剪出本處屬對字樣。以備採用。

截

以所剪屬對字樣。截取其聲律諸順。語意明白。字樣穩切者而用之。

剪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筆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三曰串。

融

截取所剪字樣。以神思融會之。使與題中本事相合爲一。朗然可見。或析碎本語以融之。或點綴上下以融之。或合取事意融之。或貼以己意融之。皆是也。

化

融會字意既定。而後以助語呼喚字。化爲渾成之語。使古事與今意竝行不悖。昭然明白。是也。

串

聯中兩句。既以融化明白。一段數聯。又須融化相串。篇中數段。仍須融化照應。脈絡貫通。語意溜亮。渾然天成。則式雖四六。文與古文不異矣。

目

臺閣

詔

誥

表

牋

露布

檄

牒

通用

青詞

朱表

功德疏

致語

上梁文

寶瓶文

應用

啓

疏

劄

體

唐體

蘇頲

張說

常袞

白居易

陸贄

元稹

宋體

右唐體四六不拘粘段中用對偶而段尾多以散語襯貼之猶古意也。

楊大年

歐陽修

王安石

蘇軾

邵澤民

邵公濟

汪藻

製

右宋體拘粘段對偶格律益精而去古益遠矣。凡唐體四六文苑英華最爲詳贍。宋體四六惟蜀本四六通用集皆南渡以前精選之文格律渾厚辭氣雄雅無後來雕鐫之弊餘不足觀也。

起

破題

承

解題

中

述德或在作入事

過

自敘或在述德之前

結

述意

右四六製大槩。此其準也。其餘各具於式。變換爲之。或不用解題。或不用自敘。或變自敘而敘他人。此又隨題變換者也。

式

詔

多用散文。亦有四六者。今代四六詔文敕書。多作三段。一破題。二入事。三戒勅。或獎喻。或獎勸。

誥

多用散文。亦多用四六。今代詞頭宣命。多作三段。一破題。二褒獎。三戒勅。或獎喻封贈。則用慰喻。

表

諫表、論事表、請表、陳情表、陳乞表、薦表、皆用散文。賀表、謝表、進表、皆用四六。賀祥瑞表四段。一破題。二解題。三頌聖。四述意。賀正旦、冬至、聖節、登極、冊后、建儲等表。皆三段。一破題。二頌聖。三述意。謝官、謝賜、雜謝表。皆四段。一破題。二自述。三頌聖。或頌聖後自述。四述意。進書表。一破題。二解題。或自述。三頌聖。四述意。進貢物表。一破題。二頌聖。三入事。或先入事。四述意。

牋

諫牋、論事牋、皆散文。賀牋皆三段。進書、進物牋。皆四段。大略如表。而字樣不同。於皇太子用之。

露布

出師勝捷播告之文。一冒頭。二頌聖。三聲罪。四敘事。五宣威。六慰諭。出師諭衆之文。一冒頭。二聲罪。三頌聖。四論理。五宣慰。六招慰。

青詞

方士懺過之辭。一籲天。二懺過。三祈禱。

朱表

方士告天之辭。一籲天。二破題。三述意。

功德疏

釋氏禱佛之辭。一破題。二自述。三祈禱。

致語

樂工開白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上梁文

匠人上梁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拋梁東西南北上下詩句各三句。

寶瓶文

圻者饒棟脊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啓

人間通問之辭。謝啓、一破題、二自敘、三頌德、四述意。通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自敘、四述意。陳獻啓、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四述意。定婚啓、一合姓、二入事、三述意。聘婚啓、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賀啓、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或從入事、四述意。小賀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

疏

請疏、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勸緣疏、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格

上渾成格

辭意明白渾然天成。

中精嚴格

法律精嚴妙入規矩。

下巧密格

用事巧中無少疏漏。

凡四六諸格變化無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尤切者則在此三格而已。

初月樓古文緒論

呂 璜 纂

本館據別下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

清 桂林呂璜纂

道光戊子吳仲倫先生館於鄞十二月將返宜興過杭而璜遮留焉住叢桂山房凡二十餘日所親承口講指畫恐其久而忘也條記之如左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雖不可以不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國初如汪堯峯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闕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

文章自當從艱難入手却不可有艱澀之態

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却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

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無非法者

昌黎謂聲之長短高下皆宜須善會之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兩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鍊數句爲一

句乃覺簡古者總之不可不疎。

古文詞類纂其啓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淡非淺薄之謂。淺薄則人人能之。正爲文所當戒者也。

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灝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綿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唐人以五律爲四十賢人。不可有一字帶屠沽氣。古文亦然。通篇容不得一字屠沽。然而知此者鮮矣。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矣。真作家所以少也。

不受八家牢籠。安得有此才分。但於八家範圍中有所以表異之處。如姚惜抱所云。尋求昌黎未竟之緒。而引申之。則途轍自正。各就其才而可幾於成。

戚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其說非也。前明多誤於此論。故自震川而外。鮮有成就者。

姚子壽謂文忌爽。亦非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記戰國策亦然。西漢初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正以其爽耳。武帝以後。則文有爲作矣。

文章不可不放膽做。

作文遇好題目，自易動人。然此乃偶然湊手，非己所能主張。惟有相題行文，還他實而不僞，是能自主者。亦不必刻意求奇，往往通篇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便可入集。若無可寄慨而必要感慨，無可援引而必要援引，反支離矣。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讀姚惜抱文能知之，厚齋陳增注。

不得已應酬之作，則入集時必去之。如震川集中壽文，已有可以不存者。公牘而入於書中，亦少揀擇。小簡則尤不必入集也。應酬之作雖得佳文，厚齋。

上等之資從韓入，中資從柳王二家入。庶幾文品可以峻，文筆可以古。人皆喜學歐、蘇，以其易肖，且免艱澀耳。然此兩家當於學成後，隨筆寫出，無不古雅，乃參之以博其趣，庶不流於率易。

孟子文章無美不備。

老、列、莊三子，老雖道其所道，而最精深。莊子亦超妙，列子較淺，恐是周秦閒人采一時小說，而稗販老莊之旨以爲之，其同于莊處亦似從莊剽剝者。

莊子文章最靈脫，而最妙於宕讀之，最有音節。姚惜抱評昌黎答李翊書，以爲善學莊子，此意須會。能學莊子，則出筆甚自在。

荀子文少變化，其精者已爲禮記所采矣。

諸子中老子似經，其旨與吾儒異，無害也。荀子說理較醇，而文筆近於平。淮南排句亦多，却有精采。莫超於莊子，莫峭刻於韓非子矣。孫武子亦先秦之文，非漢人所及。列子義蘊稍淺，亦先秦之文也。

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并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耳。古來善用疎，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郁處，皆能疎。柳州則有不能疎者。

史記未嘗不罵世，却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蝨蝦蟆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大文章。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

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而無事外遠致。誠哉是言。事外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

史記於左傳長篇，只用一二語敘過，正是其妙處。須知質而不俚，只是敘此等，如道家言，所以高耳。漢文近於平，如劉子政，則較之董江都爲不平矣。

班孟堅學劉子政，而文不同。後漢書之筆太鬆，當下班書兩等。

三國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注，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此等書，亦陳承祚所見而不采取，所以爲簡要也。

李習之謂昌黎文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此是何等音節。昌黎品第，當在班孟堅之上。

柳州碑誌中其少作尙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風骨未超此不可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篇尤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平淮西雅與昌黎平淮西碑亦相埒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永叔與尹師魯書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鍊何以能如此古雅

老泉嘉祐集存文不多却篇篇可傳

蘇長公晚年之作有隨筆寫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非天資高絕不能學之其少年之作滔滔數千言才氣真不可及然精義究不能多若賈長沙之長篇則事理本多所以不可刪節長公文只論一事而波瀾層出故閒有可節處

古來博洽而不爲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所以高其削盡庸庸一氣轉摺處最當玩

穎濱在八家中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也

歐之大碑版不善學之易于平易于散

八家之外李習之尙可參其氣息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看王介甫便高過之遠甚姚牧菴力掃南宋而學韓尙太喫力

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淨而文品不甚相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

仲耳明七子文。句句欲古。峭而不知運以灝氣。往往至于不可讀。乃荆棘叢也。

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却自風韻疎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不過歐曾勝處而已。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汪堯峯文氣息好。在國初諸老中。自屬第一。但少嚴峻逾拔。如游池沼湖江。而不見壁岸。未能與北宋名家抗行。

朱竹垞頗能擺落浙派。敘事文較議論爲優。但少風韻耳。姜湛園則更漫衍。

黃梨洲氣岸自闊。而文中乃多不揀擇之語。法亦尙疎。邱邦士文有質味。同時諸子。罕有能似其質者。

侯朝宗天資雅近大蘇。惜其文不講法度。且多唐人小說氣。

魏叔子文之大病。痛在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邵青門亦有此病。而又甚之。

本朝時文如李榕村。入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及畫山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朴山亦然。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荆川茅鹿門時文之高。幾足與古人同其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

方望谿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劉海峯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迹者。非上乘也。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峯。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峯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谿。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谿之所無也。敘事文。惲子居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惜抱之文以韻勝。自是公論。厚齋。

張臯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尙不盡化。然淳雅無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理深也。

惲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處。不善學之。便易於心作意。而氣不和。其續集氣息較好。筆力又不逮前集矣。惟作銘詞古質不可及。文章說理不盡醇。故易見鋒鏑。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已有此種。不可謂遂能出八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

朱梅厓文境文體。與方望谿不相入。學韓而專學其詰曲處。此非善學也。昌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今人無其根柢。乃只見怪怪奇奇耳。然梅厓集中。書一體最佳。有可傳者。

王惕甫文有不講法度者。只不肯淡。便是其病。從選舉入。然於選亦不甚深也。

秦小峴文未脫詩話氣。條達之篇則有之。

袁簡齋文不如其小說。然小說亦不到古人佳處。

張鱸江文雖少蒼古。然取道甚正。王惕甫不及也。

魯賓之文清而能瘦。其氣亦疎。可以卓然有成者。惜不永年。惕甫評其文云。皮殼未去。此言不確。如惕甫

之文。乃正嫌其皮殼多而無骨耳。賓之文亦遠出惕甫上。

右若干條。皆先生就璜所問而答者。璜退。以片紙書之。先生別去。乃稍比次而書於冊。他日以告先生。先生曰。此不可以示人也。凡論人論事。必本末具。乃可筆於書。而無遺議。此等或舍大而專言其細。或舉偏而不見其全。不量予者。將以爲口實焉。璜不敢忘而並識於此。

粵西呂月滄郡丞嗜古文辭。嘗師事仲倫先生而得其旨。以親炙緒論。手纂成編。增雅慕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論文。而不獲一見先生。因錄而藏之行篋。時尋繹焉。丁酉春。增客海昌。晤先生於學博錢君警石之齋。相見歡然。因出所藏以質之。先生曰。月滄可謂好學也已。遂加校正。以貽警石。會州人蔣茂才有叢書之刻。願附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覽者。知先生師古之心。與月滄師先生師古之心。并警石愛先生及月滄所以師古人文者。亟以示後之學爲古人文者之心。一如先生愛月滄之心。蔣君之意。蓋可以忽乎哉。山陰陳增跋。

仲倫先生初月樓文稿。於古人法度無不合。而其深造獨得。實未嘗有所依傍也。然先生論文必曰。吾嘗得之張編修。姚刑部云。然其不忘師友之言。蓋如此。桂林呂月滄郡丞篤嗜古文辭。迨見先生而體格一變。今從山陰陳君厚齋得郡丞所錄先生緒論。蓋師先生之文以爲文。卽師先生不忘師友之心以爲心也。蔣生沐茂才方刻叢書。願以此卷傳示學者。先生尙有文評三種。他日當錄副墨以贈生沐。俾學者知從入之途。不可不慎。且知先生論文宗旨。與古人無不合。而其言則深造獨得之言。豈嘗襲古人之所已言哉。道光丁酉首夏。嘉禾甘泉鄉人錢泰吉跋。

